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錢竹汀傳記研究

費海機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費海璣著

錢竹汀傳記研究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前言

曩肄業大學，讀錢穆先生的名著國史大綱，會對錢竹汀發生好感。嗣讀錢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竟找不到錢竹汀的傳，猜想錢先生偶然疏忽了。錢先生此書捧章實齋，侮戴東原，亦使我感到失望。

十年前我回國服務，我擔任魏晉南北朝史的課程。我講書相當成功，飲水思源，我實受錢竹汀之賜，因此常想到應為錢竹汀寫傳。

胡適先生逝世後，徐高阮先生以我為可以付託胡適遺稿的人；於是我耗費了數年的光陰，去介紹胡先生的手稿。從胡適手稿之研究，我知道戴東原決不可侮，又知道全祖望決不足敬信。我腦裏清代最可敬愛的史學家，便只有錢竹汀等寥寥數人了。

於是，我便動手寫錢竹汀傳。我近年來寫過不少傳記，古人到了我筆下便統統活過來了。姚從吾先生說過：「費海璣寫的傳記親切確實，令人喜愛。」我以此很想把錢竹汀寫得活現。

可是，寫別人容易，寫錢竹汀甚難。例如寫王維，我把他得公主的寵愛作起點，自然說得逼

真了。寫李白，我說他和玉真公主戀愛，被玄宗逐出長安，便把謎一樣的李白，寫得全然不是謎了。寫韓愈，我把他嗜蔗而齒掉了爲起點，進而寫他的妻子之賢淑及可憐，使韓愈夫婦均把我作知音了。我寫白居易，由他的母親的精神病寫起，把受家庭影響產生的白府悲劇寫出來，白居易的夫人多愁喜哭，不盡婦職，白居易只得從妓樂方面找人生歡趣。這樣一說，白居易的私生活也就傳了出來。李賀、李義山、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黃山谷、朱熹……我均寫了出來，我寫的是非常的真實有據，而從沒有人說過的。

有着這許多的經驗，寫錢竹汀却感到困難，是什麼緣因？

第一、我寫別的傳記，乃是「遊戲」性質。今寫錢竹汀，卻是心情沉重的。遊戲文章易寫，寫好了也易傳。獨獨錢竹汀我不想以遊戲之筆去寫，因此易稿再三。

第二、文學史上的人物易寫，學術史上的人物難寫。所以如此者，乃緣我國已有不少極好的文學史，而迄無像樣子的學術史。（王雲五老先生的中國教學史尚未完成。）

第三、錢竹汀的學問太大了，太深了；似乎不是我能勝任的。我不願意把錢竹汀矮小化，把我所知道的一點點作爲他的全部成績。

第四、生逢世亂，老成凋謝。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胡適先生，姚從吾先生都要我作傳人，我分身乏術，一個人傳一位大學問家已夠吃力，怎能又去傳許多古人？

由於這四大原因，我寫的錢竹汀傳，一直不敢發表。但是，我如不寫錢竹汀傳，將沒有人想

去寫。清代學術史上第一流人物錢竹汀之傳，怎麼可以沒有呢？我思之再三，始決定了還是拿出來，不再藏拙了。

錢竹汀傳記研究

目 錄

前言

一、我所知道的錢竹汀·····	一
二、錢竹汀的年譜·····	八
三、錢竹汀的影響·····	三二
四、錢竹汀的史學·····	四一
五、錢竹汀的地理學·····	五〇
六、錢竹汀的金石學·····	六二
七、錢竹汀的哲學·····	七二
八、錢竹汀的著作目錄·····	八六

一、我所知道的錢竹汀

傳記應如何寫作呢？我曾強調把三件事掌握住：第一件是弄清楚傳主的狀貌，例如韓愈是沒有牙齒的，朱熹是跛腿的，章實齋是有酒糟鼻的，讀過我寫的傳記的人，多能立刻畫出傳主的漫畫像來。而我寫得詳細的傳記，則把傳主的一生的病歷都講清楚了，替漫畫家提供了作畫傳的材料。聲音笑貌舉止動作均描寫出來，是寫傳記的第一個要求。第二件是把傳主的私生活弄清楚。過去的傳記，幾乎全忽略了私生活，男子中心的社會，只傳男子，這是很不應該的。人之成功，應歸功於妻子者至少一半。所以，我寫傳記，一定要提傳主的妻妾乃至情婦。我說杜甫的太太是賢婦，但是多愁。韓愈的太太更了不起，很體貼，但是愛哭，白居易的太太很懶，並且奇妬，我這些傳記，雖是戲作，卻化不少考證工夫哩。第三件是經濟生活，傳主家貧還是家富？每一時期收入若干？支出若干？物價有無上漲？我認為這些也非調查不可。我寫這些頗為拿手，並且注意傳主有些什麼樣的開支。讀我的傳記的畫家，有的可以畫出傳主客廳裏的陳設來。

方纔說過，這只是我的戲作。真正的好傳記要把一個人的學問品德講出來。像我在巴黎寫的

孔子傳，讀過的人會掉淚，那纔算好作品。現在，我想好好寫錢大昕的傳，就不禁猶豫起來。怎能把牠寫得動人，使人覺得他學問真了不起，人格真高尚？怎能把讀者引到錢大昕前，使之欣喜雀躍，像逢見了自己最親切最敬愛的人一樣？

因爲怕寫不好，我先作了一次練習，試寫章實齋先生。我們知道胡適先生曾撰章實齋先生年譜，那年譜是胡先生的戲作，他是爲尋開心而寫章實齋，章實齋經他一寫，便成了一個醜惡可鄙的紹興師爺哩。耳聾眼瞎，思想陳腐，語言乏味，面目可憎，到處乞憐，逢人唐突，真把章實齋糟塌了。

我反過來，寫章實齋可愛可敬，我把他一生都寫成受師友愛護的人，把他自己力求進步的情形道出來，把他和胡適先生所敬愛的崔述比較，幾乎半斤八兩，不相上下。

但是，寫成這傳記以後，我自覺不是好的傳記。因爲歷史家要能愛而知其惡，惡而不諱其短。而且，應知道傳主究竟有沒有傳的價值。我的念頭一轉，卻發現我比胡適先生更瞧不起章實齋。因爲他讀書駢滯，爲文虛字多不當理，和戴震談不來，對袁枚無禮，這些固可原諒。而他辜負人的事太多了，他讀古人書又每每誤會古人的意思，實在差勁得很。他的文史通義每一篇均不通，改也改不成勉強過得去的文章。我如何可以導讀者去敬愛他呢？

章實齋只是史學界的下駟，他的成就只是編縣志而已，雖然我近年來提倡影印縣志，數百種縣志因我之力而影印銷行全球，但嚴格講來，這些縣志均編得不好。我曾看過法文的中國各省

各縣的縣志，法國的傳教士編得非常好，章實齋應感無地自容哩！清末民初的老學究們，師法章實齋，編成的縣志，好的實在不多。

我於是想：「還是寫錢竹汀吧。」錢竹汀是中外人士尊敬的大學問家，不應該沒有一本長達九百頁的傳記。

不過，今年我還不能開始寫，而應先作準備：例如把他自撰的年譜補充一下，把他的著作再溫習一下，提要鉤玄，整理成系統；把他各期的收支情形調查一下，把他的生活方式研究一番。我先查清會典，錄下了下面幾段：

「凡生員，有廩膳生，有增廣生，有附生，各視其大學中學小學以爲額，奉恩詔則廣額，巡幸亦如之。」

「凡試生員，令學官冊而送於院。」

「凡生員食餼久者，各以其歲之額而貢於太學，曰歲貢，有恩詔，則加貢焉，曰恩貢；學官舉其生員之優者，三歲，學政會巡撫試而貢之，曰優貢。」

清代的少年，多以應科舉爲念，生員食餼，生活安定，而且乾隆在即位之年，諭免舉貢生員雜色差徭，更能專心學業了。

清會典提到雍正時各省會均設有書院：

「直隸曰蓮池，山東曰灤源……江蘇曰鍾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鼇峯，湖北

曰江漢，湖南曰嶽麓，……皆奉旨賜帑，贍給師生膏火。」

乾隆時代兒童入縣學，歲有餼給，少年入書院，月有餼給；清寒子弟亦不至失學。而書院之師長，皆由督撫學臣擇經明行修足爲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所以一般說來書院辦得相當好。辦得不好的不是沒有，因爲有些青年學生借書院爲納交聲氣之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明白了這些，就可以談錢竹汀的小史了。

錢竹汀生於雍正六年，而各省會獲賜帑金一千兩爲書院建校及師生膏火之用是雍正十一年的事。到他入紫陽書院時，已是乾隆十四年了，他可以說躬逢盛世了。

而那時候，學術界聞人是惠棟，惠棟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既長，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他於古書真僞，瞭如指掌。當時，人稱之爲徵君，因爲他是絕意仕進，一意治經的人。他家有紅豆書莊，葉昌熾吟詩詠之曰：

「紅豆新移選佛場，葑田北去有書莊，一廛負郭三分水，四世傳經百歲堂。」

就是在這位學術界泰斗精神領導下，錢竹汀從青年時代起對仕祿便看得淡，而有志於成爲學問家。

我們復知當時數學家崛起，如潘耒章，梅文鼎，劉湘奎，陳萬策，陳厚耀均以數學見重於世，錢竹汀青年時代和一群上海籍朋友締交，因而對數學發生濃厚興趣。

與錢竹汀成功很有關係的，是他的妻子是王虛亭先生的幼女，王鳴盛的幼妹。他們均是嘉定

人，他們伉儷情深，自乾隆十五年結婚至三十二年死別，感情非常好。錢竹汀之勇於歸田，是因爲喪妻之刺激哩！

這位錢太太，當時稱恭人，她是一位不能生育的女人，一直慫恿他討小，他總不答應。她在乾隆十八年到北京去，途中遘疾幾殆，一到北京便病在床上，調治好幾個月方痊。竹汀的嗜好是逛琉璃廠購漢唐石刻，往往晨夕校勘，廢寢忘食。乾隆二十六年得了失眠症，身體也不好。乾隆三十二年得傷寒疾，幾乎先王恭人而逝。不料他病一好，王恭人病倒了，竟歿於京邸。

竹汀四十歲蒙了這一愛情的創傷，便回到故鄉，和他的妹婿陳藥耘常一塊兒去遊山玩水。

乾隆三十四年，奉父命再去北京，於是得遇戴東原，他在三十八年十一月擢詹事府少詹事，真是紅得發紫了。此後屢奉命充鄉試正考官，他自己以爲有似歐陽修了。而他撰新唐書糾繆，也是這心理所驅使。他之金石學史學之愛好，實際上均是走歐陽修之路哩。

乾隆四十年他的父親病故，三年之喪滿後，他開始教育家的生活，任鍾山書院院長。在江寧，他和袁枚往返甚密，唱和之作不在少。而最開心的事，是有一位青年來學數學，他就是數學家談泰。

乾隆四十六年他的母親棄世，他的安慰是他的門人姚學甲充嘉定縣令，替他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而他自己的精心傑撰廿二史攷異也快成功了。接着，他的兒子東壁入了縣學，他的學生黃符綵做了台州知府！他雖衰疾，倒也滿足了。

在乾隆四十九年，他患了一場大病，從此要扶杖纔能步行。次年，他始爲長子討媳婦。這位兒媳是汪廷璵的幼女，通文翰，從此他的著述就由這位能幹的媳婦抄寫哩。後兩年，第二個公子討媳婦。期年，他的大兒子生了阿同，這嬰兒是他的長孫。隔一年，二兒子生阿詒，這是他第二個孫子。他兩個媳婦在作生育競賽哩。

乾隆五十九年他校畢長春真人西遊記，這一件事使他成爲歐洲學者崇拜的人物。至於爲陸樹惠撰的黃忠節公年譜序，也是這年的事。他耳朵聾了，年紀也達六十八了，記憶力也差了，而他還致力於著述，他的願望是十駕齋養新錄和元史藝文志早日完成。他是七十六歲時染瘧疾而不起的，卒年七十七歲，是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遺書今爲西人視若拱璧的是元史氏族表三卷，上卷蒙古，中卷色目，下卷爲部族無考者，這部書伯希和用力甚勤，知錢竹汀是萬萬不能及的。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錢竹汀。

總之，錢竹汀決不是只向故紙堆中討生活的人。他是清的盛世的大學問家，他的研究以金石爲對象，搜集史料，窮盡山崖，他研究人所不能研究的蒙古色目氏族，並沒有狹義的種族觀念，他對宋儒心儀甚久，特別是歐陽修，他幾乎以歐陽修再世自命。他的生活方式是訪碑校書勸學和提掖後進，他的嘉言懿行是夫婦情誼甚篤，交友久而愈篤，他的朋友多是有六十年以上的交情的，他有賢子孫，有好媳婦，有數以千計的好門生。他是清代三百年中罕見的大學問家，是法儒伯希和心目中唯一堪敬仰之人物，他的著作，至今沒有超越得過的，他是中國的光榮！

我恨出生太遲，現在述他的蒙古語學，中國史學，中國輿地學，金石學，理學，感到非常吃力。所幸，我不但不因此而疲倦，相反的，我會再接再勵，更深入的研究他的學問。我很希望讀者們認識了錢竹汀先生的偉大以後，樂於去研究他的學問和思想，並去寫他的傳記。

二、錢竹汀的年譜

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年）

是年正月七日生於嘉定望仙橋河東宅。他父親生於康熙三十六年，至是年三十二歲。

雍正七年己酉（一七二九年）至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年）

他的母親沈太恭人非常喜歡他，晬日，家人陳百物於盤，錢竹汀取一筆，皆喜，所以兩歲時便教之識字。三歲時他媽媽帶他去外祖家，他外祖也認爲他聰慧異常，是一個天才兒童。五歲，他便進塾，老師是曾佳，他也曾教竹汀的爸爸。六歲那年，董邦達成進士。

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年）

在他七歲的時光，他家從河東搬到河西去。

乾隆二年丁巳（一七三七年）

他伯伯在同鎮楊宅教書，他十歲便改由伯伯親自教育，學做八股文。這年他十歲了，自夏至冬因生一身疥瘡，停止學八股文。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年）

他十一歲了，應童子試。縣令爲黃公建中，勉後年再來不遲。次年，己未，裘曰修成進士。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年）

這年夏，他再應童子試，他十三歲得第六名，邑尊林公上梓大加獎賞。於是人人稱他爲神童。這年，彭尺木生，崔述生。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年）

當時舉業家皆不習詩，因爲認爲妨礙制義，他父親卻不在乎這些，教他唐人安章宅句之法，竹汀從十四歲起便吟詩了。這年王昶十八歲，應院試以第一名入學。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年）

他家原住在離嘉定縣城十八里處，他十二歲至十四歲時在外岡鎮求學，距家不過兩里路。此年他十五歲了，負笈入城，從曹桂芳先生學，同窗有陸授詩，韓本，徐瀛秀等人。這年夏天，大昕又參加童子試，學使劉公藻很賞識他，曾說：「吾視學一載，所得惟王生鳴盛、錢生大昕兩人耳。」此後，他便和王鳴盛定交。他們的交情有五十五年之久。（王鳴盛生於一七二二年，卒於一七九七年）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年）

他已是十六歲的少年了，仍在曹桂芳先生塾裏求學，很多人來說親了。這年邵晉涵出生，畫家